



從
緬北戰場到
戰後新中國的回憶

九一

青森文化



胡為仁 著

我是
老兵抗日

目錄

推薦序一：抗日老戰士胡為仁先生的回憶錄	李正	12
推薦序二：神入和體會胡伯伯的自傳	雷武鐸	15
推薦序三：胡為仁先生自傳序	林慈淑	18
編者序：寫在出版前	袁梅芳	21

第一部分：從富家子生涯，到走去抗日

(一) 我的家庭與兒時回憶	32
1.1 我的父親——一個愛國儒商	
1.2 父親的為人……	
1.3 舊上海風俗一瞥	
1.4 父親的外遇	
(二) 七七事變，全面抗戰	41
2.1 抗戰烽火燒到家門口	
2.2 父親被綁架	
(三) 我的二姐，思想進步，參加蘇北游擊抗日	45

(四) 我的學徒生活	47
(五) 前往大後方，未抗日，先遇上土匪	49
(六) 職工生活	54
6.1 毛巾廠僱員	
6.2 轉任園藝場助理技術員	
(七) 贛南地區的回憶	59
7.1 蔣經國治贛南	
7.2 小憶泰和	

第二部分：受訓抗戰，前赴緬甸

(八) 投筆從戎	64
8.1 投軍前輾轉謀生	
8.2 參軍	
(九) 行軍途中	69
9.1 從贛州往桂林	
9.2 從桂林到貴陽	
(十) 貴陽集訓	72
10.1 忙裏偷閒	
10.2 崎嶇行軍路	

(十一) 出國殺敵	77
11.1 飛越駝峰	
11.2 軍帽風波	
11.3 行軍日記	
11.4 學習無線電通訊	
11.5 戰火下的密支那	
11.6 在孟拱完成通訊訓練	

第三部分：從緬北戰爭到內戰

(十二) 親歷緬北戰場	94
12.1 無線電排的日常工作	
12.2 軍中的給養	
12.3 前駐西保，迫近最前線	
12.4 戰火中享樂與犯險	
12.5 演習上火線	
12.6 美國總統羅斯福突然去世	
12.7 擢升準尉	
(十三) 日本無條件投降時的個人經歷	106
13.1 日本投降，勝利回國	
13.2 移駐廣州、九龍	
(十四) 不願打內戰，臨陣脫逃之經過	112
14.1 藉口離隊	
14.2 乘船回上海	
14.3 來不及見父親最後一面	

第四部分：抗戰勝利過渡到新中國

(十五) 在「天成華行」自力謀生	118
(十六) 考上美資「上海電力公司楊樹浦電廠」	121
16.1 艱苦工作，賺取高薪	
16.2 共產黨進駐電廠	
(十七) 姐弟重逢	129
(十八) 二·六轟炸	131

第五部分：大歷史下個人生命的轉折點

(十九) 重建家庭與美滿新婚生活	134
(二十) 政治學習班	138
20.1 政治反思與自責	
20.2 面對審查，只有愛人支持	
20.3 學習與勞動	
20.4 拉大石擰傷了腰，發現自己成了「犯人」	
20.5 我看到愛人在樓外馬路上經過，卻不敢叫她	
20.6 調職西安	
(廿一) 管制生涯下分別要到西安及山西電廠工作	151
21.1 妻子來西安探望	
21.2 借調太原，組建360工程	
21.3 仍然過著被管制的的生活	

第六部分：一連串政治運動下的遭遇

- (廿二) 我投票選基層人大代表，生活刻苦 158
- 22.1 體驗選舉
 - 22.2 三十年不變的工資
 - 22.3 二姐照顧母親，也接濟了我一家
 - 22.4 「樹紅旗，砍白旗」
- (廿三) 大躍進初期，經歷「城市人民公社」及其他種種苦況 165
- 23.1 「大躍進」初期的家庭困境
 - 23.2 動員內弟，製造煤膏
 - 23.3 城市人民公社
 - 23.4 煉鋼、大搞水利，還得政治學習
 - 23.5 子女在艱苦中成長
 - 23.6 錯怪了女兒
- (廿四) 「三年饑荒」，妻女下鄉勞動，計劃經濟死路一條 177
- 24.1 吃一頓館子，花掉一大筆工資
 - 24.2 愛人帶著幼女來和我一起勞動
 - 24.3 熬過大饑荒，兼評共產黨
- (廿五) 文革時期先後上天主教學習班及進了牛棚 185
- 25.1 文革期間我被帶走受批鬥
 - 25.2 回到單位，仍然要捱批
 - 25.3 被鬥的慘況

- (廿六) 第二次被監督勞動，挖防空洞 193
- 26.1 中國大陸的三種人
 - 26.2 挖防空洞也要「革命、生產兩不誤」
- (廿七) 子女受株連，插隊勞動 198
- 27.1 長子、女兒相繼遠家下鄉插隊
 - 27.2 好不容易探望深山插隊的女兒
 - 27.3 設法為女兒辦理轉插本村
- (廿八) 盡一切努力，使子女脫離農村重返城市 208
- 28.1 到處求人幫忙
 - 28.2 家中糧食不夠，還得送禮
 - 28.3 爭取推薦子女上學的指標
 - 28.4 被指有特務嫌疑
 - 28.5 為改善居住環境而受折磨
 - 28.6 為女兒分配工作再次奔走請託
- (廿九)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農村階級鬥爭的親身經歷 219
- 29.1 由被教育的人轉變成教育組成員
 - 29.2 目睹無理的批鬥
- (卅) 重見天日，「四人幫」被打倒 224
- 30.1 我看毛、林、周、朱
 - 30.2 打倒「四人幫」是宮廷政變
 - 30.3 華國鋒暗中反對鄧小平
 - 30.4 鄧小平的功過與「六四事件」

第七部分：小平時代的生活

- (冊一) 否極泰來，公費旅遊 238
- 31.1 紅珠山會議，紀念品豐收
 - 31.2 威海會議，吃了對蝦、螃蟹
 - 31.3 杭州會議，住在劉莊
 - 31.4 評定職稱，我成了第一批經濟師
 - 31.5 退休返聘，我成了考評委員
 - 31.6 企業自立，開展諮詢工作
- (冊二) 重返江南故土 251
- 32.1 回常州小住
 - 32.2 為免麻煩，辭任諮詢工作
- (冊三) 二姐半覺醒，姐弟晚年交往 254
- 33.1 雖與二姐長期爭論，對二姐仍深表感激
 - 33.2 二姐只覺醒了一半
 - 33.3 二姐從衰老到離世

第八部分：晚年景況

- (冊四) 我研究抗戰歷史 260
- (冊五) 我研究佛教 263
- (冊六) 我在南京夫子廟做義務英語導遊 264
- (冊七) 再會袍澤與我的願望 266
- 胡為仁生平年表簡編 272
- 參考資料 278

推薦序一

抗日老戰士胡為仁先生的回憶錄

中國雲南前騰衝文物管理所所長
二戰中印緬戰場獨立研究學者
李正

抗日老戰士胡為仁先生的回憶錄《我是抗日老兵——從緬北戰場到戰後新中國的回憶》即將付梓，袁梅芳老師命序於我，我欣然允命。

在香港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任教中國歷史科的袁老師和她的學生不辭辛勞，把中國抗日戰爭中鮮為人知的中國遠征軍的歷史片斷通過口述歷史的方法記錄下來，先後問世了《中國遠征軍——滇緬戰爭拼圖與老戰士口述歷史》及《中國遠征軍 II——老戰士訪談錄》兩書。今又將胡為仁先生的回憶錄整理出版，實乃功德無量。袁老師義無反顧的付出深深感動了我。

我與胡先生有著深厚的交往，2011年9月我赴南京考查南京保衛戰遺址遺跡時，特地到平江府路市政協宿舍與胡先生晤面。先生拄著拐杖，佝僂著身軀在家迎接我，他面帶微笑，一副慈祥的面孔，談吐溫文爾雅，回顧往事，思路清晰。

在我和胡先生晤面前，曾於上海接過他的電話，後又接過他的一封長信，言及1944年3月他在江西省贛州市自願報名參加知識青年志願遠征軍，後經駝峰航線到了印度，編入中國駐印軍新6軍¹第50師直屬通訊營的無線電連，學習結束考試合格後，分配到無線電第1排擔任無線電報務工作。

胡先生在信中說他希望與我晤面，時我在上海住院，即給在深圳關愛抗戰老兵論壇的周姓志願者通了電話，請他代我先去看望胡先生。周先生立即到南京對胡先生進行了訪談，並將訪談記錄在論壇網上公佈。

我與胡先生晤面之後，即對他進行了錄像訪談。幾天之後，我相約南京的關愛抗戰老兵志願者們去看望了他，他對來自志願者的關愛十分激動，也為年輕時參加抗日的經歷而自豪。

2015年1月，我到江蘇訪談幾位抗日老戰士，特地到南京看望了他，他告訴我，他從上世紀末開始動筆，寫下了他的生平，留給子女，他將複印本送給我一份。拜讀之下，深深被他的回憶錄所吸引。他是位嚴肅認真面對歷史的人，他行文流暢，對所經歷的事，娓娓道來，他的一生躍然紙上，把歷史活現在我的眼前。

2016年12月，我到南京民間抗戰博物館參加一個發佈會，9日專程赴常州紅梅新村看望胡老夫婦，他已年屆九十歲，腰更佝僂了，行動更遲緩了，兩老在狹小的房間裏互相依偎著。他告訴我，香港的袁梅芳老師去年8月帶著學生到常州來對他進行訪談，其後又看到他寫的回憶錄，承諾幫助他在香港出版，讓更多人能讀到。

¹ 後編入新1軍。

袁老師兌現了自己對胡為仁先生的承諾，令人敬佩。胡先生因從軍抗日的經歷，在 1952 年之後，受盡排斥歧視，遭到打擊，但直到晚年，他始終把自己在國難當頭時投筆從戎，參加志願遠征軍出國抗日之事引以自豪，終生無悔。他在晚年的時候成為了參與書寫歷史的一員，人生的意義獲得了肯定，尤為欣慰。

胡先生的回憶錄，通過他的親身經歷，將中國一個多世紀的社會歷程和許多社會問題折射了出來，字裏行間流露出一個普通中國人憂國憂民的心聲，能給國人以啟迪、思考、反省而推動國家的發展進步，這正是出版此回憶錄的意義所在。

騰越布衣李正

二零一八年元月八日於劍膽琴心之室

推薦序二

神入和體會胡伯伯的自傳

香港教育大學客座講師

雷武鐸

梅芳老師帶著一群中學生，在兩岸三地東奔西跑，訪人問事，一口氣出版了《中國遠征軍》和《中國遠征軍 II》兩本著作，承載了二十多位老戰士的生死故事，招回歷史的魂，讓人在這段幾乎空白的歷史片段中，看見家國情懷及生命的厚度，令人感動不已。

當《中國遠征軍 II》在書架還未放好位置，梅芳又給我送上胡為仁伯伯的自傳，並邀請我寫一個序。我很懶寫東西，手頭也攔著不少培訓工作，但當時竟然想不出一個推辭的藉口，不由自主地接過稿子，捧著回家細讀。

我醉心於歷史教學策略的研究，主張探究式學習，多年來積極推動史料教學。由疑入、搜集資料、辨訛剔偽、同理體會、整理組織、分析比較、歸納綜合、判斷評鑑、用出，都有一定章法。我嘗試套用所謂「科學的歷史研究方法」，以客觀而理性的批判態度，去解構這個自傳，並企圖從中抽取歷史元素，配合我以前所知所學，建構一個整全的抗戰全史——結果，不得其門而入。

不解之餘，只好再三閱讀，漸漸地，我開始放棄成見，不再是為了掌握多些史料，了解多一些事實，以填補我心中的歷史框架的空白位置，圓我的歷史建構美夢；而是，把自己先解放出來，走進書中，聽歷史本身講話。

這個自傳由 1926 年（胡為仁伯伯的出生），寫到 2015 年（胡伯伯搬回常州，專心寫自傳），歷經 89 年，載及七七事變、滇緬戰爭、日本投降、民主改革運動、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四人幫下台、改革開放、六四事件等，全部都是國家大事；不過，如果以此書的內容與坊間常見的現代史（及教科書）對讀，會發現相當不同的瞄頭。大抵後者往往以「背景－原因－經過－影響」的線性構思作為主軸，著重完完整整地記錄大時代大事件的大變化，尤其鍾情於革命性的轉捩點，往往忽視個別人物的行為，特別是日常、細小的生活細節。如果說歷史是人所經歷的故事，那麼脫離了人，歷史還是歷史嗎？

很多歷史學家都相信歷史發展有一定的軌道，例如甚麼社會必然會過渡到甚麼社會，做了甚麼事情必然引致某些必然的反應／後果，而這些變化都不會跟從人的主觀意志轉移而轉移的。在這個自傳中，提到多次大大小小的整風／批鬥，被審判者的命運往往繫於某某一念之轉，或所送禮物是否到位。有時，坦白從寬；有時，坦白的後果是畢生難以洗脫的黑鍋。這個自傳提及的細節，值得再三玩味；閱讀這本自傳的方法，不是分析、綜合、評鑑，而是神入與體會。

胡伯伯的父親是愛國儒商。抗戰期間，胡伯伯參與過緬北戰爭，並被擢升為準尉。日本投降後，他不想參與內戰，做了國民黨的逃兵；可是，他這個國民黨的背景，揮之不去，使他受到多次批鬥。這個身分，不但使他吃苦，更禍及家人。夫妻子女聚聚散散，家不成家。這位抗日英雄的經歷，是個人的故事，也是時代的故事。

新中國建立以來，多番出現群眾運動，無論動機本來是否純潔，但後果往往令人吃驚。集體行為並不是個人行為的相加；人一旦參與集體行動，個人行為習性也會受到種種原因影響而產生變化，隨著各個個人的變化，群體亦隨即變化。

歷史脫離不了人，人脫離不了活動，活動就會互相影響。人所活動的空間不是孤立的，而是一個交織的網，所謂牽一髮而動全身，每個細小的事件都是與整個結構相互關聯的。大抵細小的歷史現象的背後，常常含有解讀該段重大歷史事件的重要訊息。我們當以無意、無必、無固、無我的心態入手，進入歷史，體會歷史，感受歷史，從小處入手，展望一片新天地。

如果你不是一個嚴肅的歷史人，也不妨以聽故事的平常心，與胡伯伯一同經歷，一同呼吸。這個自傳，確實有不少戲劇性的片段，我特別喜歡他和二姐的團圓結局。胡伯伯是國民黨軍兵，她二姐是共產黨員，二人常因為國共評價的問題鬧得面紅耳赤，關係很差；但是當胡伯伯有困難，二姐還是會接濟的。他們晚年的和解，叫讀者的我也好生開心。不是嗎？家人就是家人，彼此有血緣，有親情，為甚麼因後天的政治框框抹殺了這天賦的關係？

雷武鐸謹識於香港教育大學
二零一七年九月

推薦序三

胡為仁先生自傳序

台灣東吳大歷史系教授
林慈淑

我不認識胡為仁先生，但我有幸能先拜讀他的自傳。開啟這份難得機緣的或許不是因為我學歷史、研究歷史，而是我的父親。

我的父親和胡先生一樣，出身於富裕的書香世家，我的祖父學而優則仕，祖母為小學校長。父親同樣在十幾歲時熱血沸騰地參加國民黨抗日軍，離鄉背井、輾轉流離。不同的是，父親二十歲那年隻身隨著軍隊來到台灣，沒想到，從此與家鄉、家人隔著長長的海峽，苦苦相思四十年，最後，父親等到的是祖母遲遲未入土的骨灰。而戰火中的一枚炮彈，震聾了父親的耳膜，也鑄下他扭曲孤獨的一生。胡先生則是二十歲那年不願與自己同胞兵戈相向，毅然揮別軍旅，從香港回到上海，與家人團聚；卻因背負著加入國民黨抗日的「歷史原罪」，他在往後的二十多年裏成了被人喊打的「反革命分子」，吃盡苦頭，經受了批鬥、各種歧視的屈辱歲月。一樣的青春年少，一樣的懷憂抗日，看似不一樣的人生，其實是同一個時代下的悲歡離合。

長期浸淫歷史之中，我無法否認，人很難超脫外在環境的圈限。無論父親或者胡先生，都在自覺或不自覺之間被時代巨輪推動著一步步向前，所謂「時代的悲劇」述說的正是此份無奈。但這也意味著個體的遭遇浮沉，

總在不同層面上映照出大時代的輪廓，個人的生命書寫因此具有了意義。胡先生的自傳帶領讀者回到上個世紀中國那段外患與內憂、動盪與坎坷的時日，同時也引領大家看到當時人們、家庭、群體如何在波濤洶湧中對應與面對。

當然，從大時代的洪流走入歷史底層，如同胡先生這本書內具體細微的描寫，點點滴滴揭露人的有限與渺小、可嘆與可笑。但更重要的，卻也同時見證了人終究還是擁有某種程度的自由與選擇。例如在那烽火連天的戰聲中，胡先生愛國的二姐選擇到蘇北，參加共產黨游擊抗日，並幾乎終其一生地相信特定的抗戰史；而胡先生則從贛南轉到桂林，再遠行到緬北，與美軍並肩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凌。而即使在後來人生的黃金時期，因為「成分不好」不但連累家人，自己也備受折磨，被迫無數次的思想改造，但胡先生仍然不悔其心，選擇忠於自己的經歷與信念。我捧讀之餘，最感動的莫過於此，因為在其中，我看到了胡先生的堅持，看到了人即使在最困頓的時候，都還能保有哪怕是一點點的自由，這一點自由彰顯了人的尊貴與偉大。

話說回來，人無法超越外在世界，歷史又何嘗能擺脫政治。當過去已成過去，它也就成了在朝在野各方力量試圖掌控、壟斷的領地。正因如此，我們不能只有一種記憶、一個聲音，而是需要各式各樣的發聲，作為對照、平衡甚至消解任何可能的專斷。今天有關八年抗日戰爭的歷史論辯中，胡先生的自傳適時地發出另一種聲音，為那段至今猶紛擾不休的過去，提供更多可資思考和評論的素材。

胡先生的書讓我回憶起，年少時受父親影響，極愛閱讀各種有關抗戰的書籍，不管是回憶錄或文學小說。我還記得，在家中藏書堆裏看過一本

父親用非常工整漂亮的鋼筆字抄寫的抗戰時期歌曲，裏頭就有《義勇軍進行曲》，還有《松花江上》、《我住長江頭》。或許在許多書以及那本曲譜中，我想要感受、捕捉的是父親的鄉愁以及那一代人所承載的甘苦。長大後，學了歷史，曾經勸文筆極佳的父親記下生平諸事，他總是笑而不答；也曾經動念為父親做口述記錄，最終卻因忙碌以及父親晚年精神、身體不佳而作罷。如今父親已然仙逝，再也無法說出自己的故事。

相對的，胡先生是有福之人，能夠親筆註解自己的人生、梳理前塵往事。我們也因而得益，透過他的文字，有機會學習如何更好的去理解那個時代以及那個時代的人。

謹識於二零一八年一月十八日凌晨

編者序 寫在出版前

袁梅芳

胡為仁伯伯的自撰傳記快面世了，我受委託辦理出版事宜，尤其深感欣慰。

2015年8月以來，我一人或與同學林雪微、詹益光老師夫婦聯袂到過常州五次，每次到常州，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看望胡為仁伯伯夫婦兩老。

胡為仁伯伯是1944年赴緬北抗戰的青年遠征軍的一員。2015年初夏，一位關愛老兵志願者告訴我，胡伯伯只費了兩三天就看完了我和學生呂牧昀編著的《中國遠征軍——滇緬戰爭拼圖與老戰士口述歷史》，還認真地邊看邊做眉批呢！這年暑假，我放棄由北京直飛香港的機票，改乘高鐵到常州，滙合了由台灣來的瑤子和我的學生奕珺²，首次看望住在小社區一間房子裏的胡伯伯和胡伯母。

拄著兩根手杖的胡伯伯，笑瞇瞇迎著我們，一開腔就說：「我腰痛厲害啊！腰傷是國軍身分遭批鬥勞動時拉傷的，這算是我抗戰的紀念品啊！現在我是四條腿走路呀！」他們夫婦倆足不出戶了，很高興我們的到訪。這三天，我們每天分早、午或晚兩趟到胡府，奕珺和我就邊聽邊記錄胡伯伯訴說的故事。胡伯伯雖然腰痛難耐和走路不便，但耳目清明，記憶好，

² 瑤子是台灣孫立人將軍故居紀念館志工，回內地參加齊學啟將軍紀念活動；奕珺恰來南京會同學，於是相約一起拜訪胡為仁伯伯夫婦。

話題多，我們臨別的晚上，他興致更高，還要說點他的情史呢！這刻，胡伯母溫情微笑著走開，自顧地去看電視節目了。快九十歲的胡伯伯，文章看得快，而且天天提筆，翻譯一些英文兒童故事外，就是重寫他的自傳。他很遺憾地告訴我們：「寫了二十多年完整版本的自傳，因幾次搬家遺失了。」他只好著我帶走他寫的《中國軍民八年抗日戰爭簡史》手稿影印本回港細讀。

2016年4月，我帶著胡伯伯訪談錄的初稿文本和同學林雪微又來了常州。因三天的行程緊迫，中午抵埗即由機場坐計程車先到胡府，放下初稿，才安頓住宿。傍晚一踏進胡府，已看完訪談錄初稿的胡伯伯揚聲說：「袁梅芳呀！你真行！替我加添的註釋資料全對呀！」胡伯伯總是鼓勵和肯定我做的功夫。

翌日早上，我們又到胡府，胡伯伯很興奮地將一大疊密密麻麻寫滿了字的原稿紙交給我倆。他說：「看了你寫我的文稿，好像給了指引明燈一樣，一找就找到了我的自傳原稿呢！」意外、驚喜！我和林雪微分別用手機拍下四百多頁的手寫稿。那天下午，因常州博物館人員的提點，我倆再到影印店，費了一個多小時，一頁一頁的自行影印。手寫稿交回給胡伯伯時，他跟我說：「我這個平民的人生傳記，希望更多人看到呢！你能替我辦理出版事宜嗎？」

隨後再到常州，我們將自傳打字稿和代筆的〈晚年景況〉篇章給胡伯伯核實。而2017年春節的那次拜訪，同行的詹益光老師根據胡伯伯記下的〈月光曲〉，在他跟前整理曲譜，用口琴唱奏了幾回，目的是弄明白胡伯伯記下的簡譜的一些細節。

為甚麼希望多些人閱讀胡伯伯的自傳呢？「促成更多讀者的對話」，這正是胡伯伯的心願，也是我們協助出版的目標。以平民的角度記錄歷史，兩冊中國遠征軍的訪談錄是一個開始，而這本自傳，差不多是胡伯伯一生的記錄，提供了面向更廣闊的素材，這些素材在很多歷史真相正在一天天離我們而去的今天，彌足珍貴。以「個人的歷史看大時代的歷史」，在我心裏，這本自傳和這一兩年來看過的大人物傳記類書籍³，分量是相同的。讀者借助這本自傳，自會領會到胡伯伯筆耕二十多年的意圖，由此可產生交流和對話。

胡伯伯1926年出生，在他不足十歲時已很懂事，他能記下的事很多，年輕一輩的讀者可以透過本書了解一點聞所未聞的舊上海的風俗，如「打醮」、「做陰壽」、「長衫堂子」等。胡伯伯父親白手興家，曾在上海經營銀號，後來家道中落，也呈現舊社會衍生的人情味與興衰的無常。抗戰第三階段，上海租界在太平洋戰爭發生後也淪陷了。命運的安排，胡伯伯沒有到蘇北隨他的共產黨員二姐打游擊，反而到了江西大後方，他至今依然稱讚蔣經國當年在江西的政績。十八歲時，他在江西參加了青年遠征軍，到了緬北擔任駐印軍50師無線電報務員。儘管不是前線戰鬥兵，胡伯伯也經歷過差點被日軍槍擊打死的險境，也見證過日軍跪在盟軍跟前謝罪的情景。他一生以參加過抗戰、當過遠征軍為榮。

胡伯伯堅定做不打內戰的國軍逃兵，但只要沾上國軍的名分，在解放後的新中國，他注定是失敗者，吃盡苦頭，也理所當然地是千千萬萬反革命分子的一員！胡伯伯這本自傳，要看重的不盡是新政權下如何製造凌虐蒼生的腥風血雨場景，反而是胡伯伯此生不渝的赤子坦蕩胸懷。

3 這類人物傳記包括：齊慕實 (Timothy Cheek) 著，郭莉、黃新譯《鄧拓——毛時代的中國文人》、周有光著《我所度過的時光：周有光百年口述》、魏時煜著《王實味——文藝整風與思想改造》、魏時煜著《胡風——詩人理想與政治風暴》及朱濤著《梁思成與他的年代》等。

任何時候，胡伯伯都要做好一個人應盡的本分。他們這團遠征軍還未出國時，胡伯伯同鄉朱凱壯志未酬，客死雲南，他自發替他買藥、煎藥、餵藥，又多方奔走，請求地方士紳義葬朱凱。退伍回家前，同袍徐庭儀送給他的一錢九分金戒子，他至今仍想著報恩。他在「天成華行」不懂報關「竅門」，認為愧對經理們對他的信任與器重，在再三挽留後仍毅然請辭。由1953年開始，他就是被批鬥的常客；不過，1975年，他竟然由被教育的人轉變成教育組成員，到了大賈大隊，目睹無理批鬥一個年輕地主。他雖然救不了這個苦命人，但他筆下批判和控訴階級鬥爭挑動群眾鬥群眾，用意是深刻的。只有一次，胡伯伯這個善心人，在這國度的時空，遇上一個失掉糧票而要呼天搶地的女乘客，他愛莫能助。可悲呢！他不是唯一一個愛莫能助的旁人！

巫寧坤在他的《一滴淚》⁴說過：在新中國非理性的年代，能夠捱過苦難，沒有一死作罷的，依賴的是家人的扶持與關懷。胡伯伯的愛妻階級成分好，本有機會成為黨員，胡伯母不單沒有和他劃清界線，而且屢屢勸勉和壯大他的心志：「吃苦就吃苦，捱批鬥時千萬不要『亂認錯』和『亂認罪』！」而最觸動我們的，就是哪怕最偉大的毛澤東思想也不能泯滅人倫中的親情吧？胡伯伯夫婦為了兩個子女從下放偏遠的農村，轉回家鄉和返回太原就學，節衣儉食送禮走後門向人請託多回，應是犯險的罷？他們夫婦就是不計後果的！還有，胡伯伯夫婦和家人的關係，無論是黨員，還是不是黨員，都是互相關愛的，胡伯伯尤其重視和記掛他和二姐的愛愛恨恨！

胡伯伯苦盡甘來，文革過去，鄧小平放棄階級鬥爭為綱的政策，重視知識和人才，胡伯伯因懂英語，又有解放前在上海電力公司和山西太原電

廠的資歷，因此成了第一批經濟師，並且享受了無數次出差的公費旅遊，這是他退休後的結果呢。

這本自傳是從民國跨越到新中國，也過了千禧年，以胡伯伯自身經歷看到中國大時代變化的一個文本。由於話語真摯、赤子情懷、題材林林總總，加之是平民的視角，更能由此體會億萬國人的實況。

我和林雪微屢屢安靜地聆聽胡伯伯講述他的人生故事，又與詹益光老師一回又一回細讀和校對文稿，我們承諾把這自傳付梓成書，希望以此給他晚年帶來一點慰藉。胡伯伯是多麼希望自己的人生故事能被更多人知道，啟導發出對那過去時代更多的迴響和對話。而命運選擇了我們來做出版這個事情，我個人無比感恩能有這份機緣。感謝紅出版把這本自傳獻給廣大的讀者。



2015年8月於常州訪問胡為仁伯伯。

⁴ 《一滴淚》記錄巫寧坤從肅反到文革的回憶。他安然渡過這不堪回首的歲月，緣自妻子及她的家人不離不棄；還有，讓他忘記哀傷的，是他在多個孤清晚上，在月夜下朗讀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抒懷。巫寧坤是西南聯合大學學生，曾參加緬北反攻戰翻譯員的工作。之後留學美國，與李政道友好深交，曾相約回國，後僅他一人乘輪船回國，在大學教授英語。



胡為仁伯伯與詹益光老師合照。(2017年2月)



2015年8月，及2016年4月訪問胡為仁夫婦後，香港師生與夫婦兩人合照。


關於本書：

1. 《我是抗日老兵——從緬北戰場到戰後新中國的回憶》是作者胡為仁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撰寫至2005年之間的自撰文本。其後至今的最近十年所思所想，由作者口述，我們筆錄，是為最後篇章〈晚年景況〉。
2. 從軍部分，因一些內容並非作者個人經歷，僅是歷史資料說明，徵得作者同意，將它轉為註釋部分。
3. 若文意累贅，力求清晰下，部分內容放在註釋部分，並以「胡註」列明。
4. 文內對政治人物或事件的評論，屬作者個人之見，或類近飯後之談，也突顯作者思想活潑，和他的人生視野，很有特色，也可視為歷史佐證和啟發思考。編輯不作任何改動。
5. 此自傳文本中，可能與其他史料不符、與事實有出入，與理論常識有出入的地方，能與作者核證的，已作修改，未能核證的，僅加上編輯註解說明。
6. 自傳內對某些事情或事物加上註釋，僅供讀者參考。
7. 為使讀者閱讀時更易掌握作者的核心思想，我們根據文中的核心詞和內容加上了章節標題。
8. 正文後面附有「胡為仁年表簡編」，供有興趣讀者瞭解作者。

編輯委員：袁梅芳、詹益光、林雪微

鳴謝：

1. 中國雲南前騰衝文物管理所所長與二戰中印緬戰場獨立研究學者李正老師、台灣東吳大學林慈淑教授及香港教育大學雷武鐸客席講師撰序推介。
2. 晏歡及牛子兩位先生提供美國國家檔案館收藏中緬戰場的照片供採用。
3. 廖蘭桂老師協助核稿。
4. 呂牧昀同學負責文稿編輯。
5. 劉燦均同學繪畫封面人物畫。
6. 陳澤豫同學整理《月光曲》曲譜。



我是
抗日
老兵

第三部分

從緬北戰爭 到內戰



(十二) 親歷緬北戰場

12.1 無線電排的日常工作

我在 1944 年 10 月底向第 50 師無線電排報到後，就一直在師部無線電排工作，日常工作是每天定時與本師所屬第 148、149、150 三團、若干個重點營的電台及新 1 軍、新 6 軍軍部的電台進行無線電收發報通訊。對於所屬其他營、連，及友軍新 38、新 22、第 14、新 30 師等師部的電台，則進行不定時的無線電收發報通訊。有時也直接與駐印軍總指揮部通電報，但情況不多。由於工作繁多，軍情需急，我和另一位無線電報務員二十四小時輪流值班，排長周仲樂，原先也是無線電報務員，有時也幫我們值班。

電報分為兩種，一種是明碼電報，由我們排自己譯電，這種電報無關軍事機密，數量不多；另一種是密碼電報，由師部譯電室譯好後送來我排

拍發，我排抄收後送譯電室譯為文字，再送交師長或參謀長等，密碼電報有關軍事調動與軍事機密，這種電報是主要的，數量較多。我們排將這種密碼電報送交師部譯電室時，均由勤務兵帶槍送去，以防中途碰上零星日軍；此外，有「送電簿」將電報編號、日期、收報時間、電文字數等清楚登記，由譯電室的譯電員簽收，方為送妥。至於譯電室送來欲發的密碼電報，也是如此，他們送來後，我們簽收，按電報「普通」、「急」、「特急」等分類，限時限刻地拍發，並在電報上註明拍發時間，以備查考。「急」和「特急」電報均需立刻發出，普通電報則在定時通訊時間發出，制度嚴格，無線電收發報機除用電鍵（key）拍發電碼外，還可以用話筒（microphone）與數百、數千里以外的對方通話，但我們禁止通話，因為口頭語言不是密碼，極易失密。

無線電通訊及有線電通訊，為軍隊指揮系統之重，所以均配定量步兵加以保護。無線電第一排，雖僅有兩名報務員和一名排長，但配有三個步兵班：警衛班負責站崗及警衛；勤務班負責機器搬運、拆裝及搖手搖發電機，我去該排後不久，發電機就換成汽車及電瓶供電了；另一班負責炊事、運輸等。這三個班若發現敵情，均要參加戰鬥。排長及我們這發電機兩個報務員也帶槍枝，遇敵軍襲擊時也要參加戰鬥。排長配手槍及卡賓槍，我們配步槍，三個步兵班配衝鋒槍、步槍、輕機槍等。除排長外，還有一名事務長，協助排長管理車輛、炊具、給養、軍火及士兵。我們排配有一輛小吉普、一輛通訊車、一輛 1.5 噸的輕型卡車、一輛 2.5 噸的中吉普、三輛自行車和一匹騾馬，這些均在日常使用；遇有長途行軍，師部會另派六輪大道奇或「GMC」十輪大卡車來運送我們。

排長配有手錶，報務員配有夜光懷錶；排長能駕駛汽車，小吉普是專用車。我配有一輛自行車，空閒時可以騎著自行車到外遊玩，遇到美軍部隊放映電影時，就騎去看看電影。電影總是黑夜在山坡上放映，銀幕正反兩面的山坡地上，中美兩軍混雜，滿坐一處，包括美軍的黑人士兵和軍官，

雖有黃、白、黑三種膚色，但相互間，均很友好，見面時他們會說「你好」或「頂好」。我們中國軍人會說一句「哈囉」，這是必有的招呼用語。偶爾，有些美軍也略會幾句華語，或我們略會幾句英語，就能多談幾句。

12.2 軍中的給養

我看過幾部露天電影，記憶最深的是「彩虹島」(The Rainbow Island)。那時美國雖已有彩色電影，但沒有華語配音，角色全講美式英語，我根本聽不懂。但這部影片情節簡單，主要描述兩位美軍飛行員因飛機故障，而迫降在太平洋中一個熱帶荒島的沙灘上，他們為尋找淡水飲用，翻過高山，遇到一群島上土生土長的美麗女郎，在這群女郎的幫助下，他們非但得到淡水和食物，數天後還修好了飛機，直上藍天，重返太平洋戰區前線。由於島上的女郎不懂英語，兩位飛行員又不懂島上方言，所以雙方均以手勢和簡單口音溝通思想。我們中國軍人也看得懂，因此，我對這部電影印象最深。

我們的伙食與給養很好，排長與我們這兩個報務員在一起吃飯，每餐均有大米飯、牛肉罐頭、番茄罐頭、鹹魚乾、雞蛋粉、沙丁魚罐頭、牛肉乾、大馬哈魚、椰子油及其他一些罐頭食品，輪流食用。這些罐頭食品由炊事兵為我們燒成中國式飯菜，味道極好，營養豐富。若能買到新鮮蔬菜，炊事兵們還會增加一些蔬菜，菜金由我們三個人支付，對比每月薪金，那真是微乎其微。蔬菜對我們而言最為寶貴，它們的滋味遠勝罐頭食物。此外，軍中還經常發給我們一些餅乾、糖果、紙煙、肥皂、毛巾、拍紙本和衛生紙之類的日用品。

排長及我們兩個報務員的軍服很整潔，每天換洗。由勤務班一位士兵為我們洗淨、熨平，疊好後放在各人床上。因此，我們身上的卡其布軍服總是十分挺拔的。我們的皮鞋也總是擦得很亮的，即使穿翻毛皮的皮鞋，

這位士兵也經常為我們擦乾淨，上好「保革油」。全排士兵吃穿均與我們一樣，只是他們要自己清洗衣服，加上平時出操、日常站崗、警衛工作又多，所以，軍服不如我們挺拔，但也十分整齊，當他們頭戴鋼盔、手持武器列隊晨操時，其威武氣概與步兵連隊並無區別，因為他們正是來自步兵連隊。

1944年11月中旬，我們排搬到孟拱近郊一座兩層樓房，磚木結構，背靠孟拱大河，面朝公路，左右均是曠野，並無房屋比鄰。當時我已學會無線電收報及發報，已上機工作，升為上士班副。一天步兵班的戰士從師部輜重營領來一匹騾子。出於好奇，我就在樓房外一片空地上騎著。當我正極目遠眺野外景色，並準備騎著牠跑上一圈時，只聽見遠處叢中傳來「格崩」一聲槍響，一顆子彈在我眼前擦著鼻尖飛過，打到身邊的磚牆上，磚屑四濺，子彈掉在地面，我趕緊跳下騾背，回看磚牆，已被子彈打了一個凹坑。這應是一名日軍殘兵，躲在叢中射來一發冷槍，他見我騎在騾背上，大概誤認為我是駐印軍一位長官了，這是我入緬以來第一次被槍擊而倖免於死。當時，我軍前線部隊攻克孟拱市已達四個多月，我們師部移駐孟拱也已三個多月，竟然還有日軍殘兵躲藏森林草叢之中，看來徹底肅清殘敵也需時日。

12.3 前駐西保，迫近最前線

1944年11月中旬，隨著各團各營戰線前推，第50師師部及我們無線電排等直屬部隊，也同步前進，到達西保(Hsipaw，又名西胞或昔卜)。它坐落在孟拱以南三百多公里處，這是因為師部總是緊跟各團部之後，團部總是緊跟各營部之後的緣故。當時師部所屬的三個團，正進攻瑞姑城及南渡市，那時還與兄弟部隊圍攻八莫市。西保離瑞姑及南渡很近，處在三角形的頂尖角上，為便於指揮，師部就移駐西保。西保是第50師幾天前才攻克的城市。

出發前一天，師部命令我們排做好行軍準備，但是除排長及無線電連連長知道外，一般的報務員及士兵們並不知道前往何處，只是趕快收拾機具，將無線電報收發報機安裝到那輛 1.5 噸的中吉普通訊車上，並在車上照常與各團、各營及軍部等做定時通訊。出發那天清晨，除排裏幾輛汽車外，師部汽車營又派來三輛六輪大道奇，為我們運送士兵、槍枝、彈藥、給養、行李及行軍床等。然後立即出發，駛出孟拱市區，開上新修的雷多公路³⁹，匯合了師部其他直屬部隊的大批車隊，浩浩蕩蕩向前飛駛。行車三天，第一天駛經密支那，到達孟英宿營。公路是柏油路面，可並行對開四路大卡車，一路之上，每隔十多公里，就有一個加油站，印中輸油管道就在路邊。路面寬闊平坦，汽車開得很快；傍晚時分，就到達孟英城區宿營。

我們排住在孟英城內一座小竹樓裏，大家吃了些乾糧，除了站崗放哨的士兵，或輪班工作的報務員多次到通訊車上收發電報外，其餘人均酣然入睡。第二天一早，又繼續前進，汽車出孟英後，駛上一條山間小道，泥石路面，彎曲而多坡、狹窄而崎嶇，天上還下著濛濛小雨，汽車就開不快了。一路上，只見許多美軍士兵用推土機、碎石機等冒雨修築公路，印中公路是邊作戰邊施工的。車隊駛經孟龍到達孔邦時，才下午 4 點多，我們奉命宿營，住在孔邦城內一座花園別墅裏，那是一座木結構的西洋式尖頂建築，屋後還有一個大花園，園內有噴水池，還在噴水。戰前想必住著一個富商，但此時早已人去樓空，成了我們臨時宿營地。第三天清晨，又登車上路，這一天，山路仍是高低不平，車經傑多，到達目的地：南渡江邊的西保城。它是我們第 50 師師部的新駐地，位於北緯 22.5 度，東經 97.5 度。

當車隊到達西保近郊，已是下午 5 時左右。汽車行經公路上一個拐角處時，車速慢了下來，只見公路旁跪著十多個日本軍人，軍服破爛骯髒，蓬頭垢面、垂頭喪氣地跪在地上，向經過的中、美軍人低頭認罪。他們身

旁，站著三、四名中國軍人，用衝鋒槍及上了刺刀的半自動步槍指著他們。旁邊還插著一塊標示牌，上面寫著：「請勿向日軍戰俘擲石塊及髒物等」。我心想：「你們平日殺人如麻，殘忍至極，原來也有跪地求饒的一天。」要不是那塊標示牌，我會毫不猶豫地向他們吐幾口痰或擲石塊與髒物。

12.4 戰火中享樂與犯險

汽車拐彎後，進入西保市區，我們排很快就找到了師部先遣部隊為我們安排的住所。那是一座平房，磚木結構，離師部不遠，一長排十多間，都劃歸營房。平房正面朝向馬路，後面是一片野地，左右均無其他房屋。搬進新駐地後，當即在屋後野地裏立起天線，屋裏放好收發報機，立即開始工作。不久，駐印軍總部經過軍部及師部軍需處，給我們送來一台新的大型收發報機及一台五千瓦的汽油發電機。我們按照說明書組裝，經數天調試，正式投入使用，其效果比原先的小機器好多了。隨同這套新裝備一起發給我們的，還有許多電線和燈泡，並有很多彩色燈泡與燈頭之類的零件。我們將發電機安裝在房屋東頭第一間，拉上一根長電源線，在收發報機房裏安上白色照明燈泡，在長走廊裏從東到西掛上一串彩色燈泡。每天晚上，我們就亮起電燈與彩燈，從此告別了馬燈，單調的軍隊生活變得活潑多了。後來第 14 師及新 22 師調回國內，我們用這台收發報機與他們聯繫，聲音仍很清晰，性能相當不錯。

在西保時，有一天，排長駕駛小吉普，帶我們這兩個報務員去城外三十多公里處一條小河洗溫泉浴。小河河水很淺，河水中突然地冒出三、四個水泡，直徑一公尺以上，水溫很熱，至少有 50 度。⁴⁰ 我們洗澡時，下游不遠處還有七、八個緬甸婦女在那洗澡和洗衣服。緬甸人不怕中國軍隊和中國軍人，因為我們幫助他們抵抗日本兵，而不騷擾他們，更不會調戲

39 胡註：這段待全線建成後，成為「印中公路」前端。

40 胡註：現在知道這是地熱泉，但當時只知道它是溫泉。

婦女。洗完溫泉浴，駕車回程時，天色已近黃昏，公路旁的一座美軍營房，籃球場上電燈通明，照得如同白晝，一些白人士兵及黑人士兵，混在一起打籃球或看球賽。可見美國人的樂觀與享樂精神，即使在戰場中也不忘享受與放鬆。也見他們的汽油發電機，功率一定比我們的更大些。

回到自己的營房，炊事兵立即為我們端上一大盆牛肉番茄湯、一大盆鹹魚乾、一些火腿罐頭以及大米飯等，熱氣騰騰。那天用的是新鮮番茄，所以味道特別好，這一大洗臉盆的湯被我們三人吃得一乾二淨。事隔六七十年，仍回味無窮，那天溫泉浴的情景也歷歷在目。時光飛逝，我如今快九十歲了，已不是當年印緬戰場上十八歲的小夥子了，但我壯心不已，一定要寫完這本「小人物的回憶錄」，寫出這段真實歷史。

就在移駐西保後不久，某天的半夜時分，忽然聽見室外野地裏槍聲大作。有「格崩」、「格崩」的日軍三八式步槍聲，也有我們「砰、砰、砰」的美式步槍聲。那些敗而為退的小股日軍，藏身密林，趁著黑夜襲擊西保營地。我想，他們應是餓得慌了，才出來襲擊我們，想找些食物充飢。但是，誰也難料他們會摸進哪間房屋去。我們排的士兵也立即用步槍和衝鋒槍向外還擊。室外槍聲愈來愈烈，還加上了我軍輕、重機槍，我向窗外看去，只見遠處日軍三八式步槍槍口上火光閃閃，隨即傳來陣陣「格崩、格崩」的槍聲。我們就向這些火光處還擊。後來，我軍與美軍發射了很多照明彈。它們帶有小降落傘，不時飛上夜空。每顆照明彈可以在降落傘下懸時浮在天上三十秒鐘左右，在漆黑的深夜裏，把附近數公里內照耀得如同白晝。接著是我軍與美軍發射眾多曳光彈，曳著紅色或綠色的光芒飛向日軍藏身處，更多的步槍、機槍按照曳光彈所指示，射向日軍。日軍僅憑一些三八式步槍還擊。就這樣從半夜打到天色微明，日軍才又退回密林。

這天夜裏，我遇上另一次驚險。當時夜戰正激，我們房間裏幾名士兵有向外打槍的，也有向外擲手榴彈的。其中有一名外號叫「草包」的張姓

士兵，他坐在我對面的牆根下，平端著步槍在那拉槍栓，將子彈上膛。誰知步槍走火，火光一閃，「砰」地一響，一顆子彈從僅有三公尺距離的槍口向我直射過來，幸而我當時正側臥在地面上，子彈從我頭部上方三至五寸穿過，打在牆上；磚塊被打了一個深坑，碎屑落了我一頭一臉，嚇了我一大跳。這是我入緬以來第二次倖免於死。

12.5 演習上火線

我們在西保約兩個星期之後，我被派到第 50 師所辦的「軍官訓練隊」學習，學習期為三周。排長告訴我，期滿後，就可升為準尉。這個「軍官訓練隊」在西保城另一方向的郊區，距我排駐地約十公里。

入學那天，排長用吉普送我去報到，我就在那裏住了下來，參加學習。這裏面約四百多名學員，大多是上士或准尉，若是准尉者，學完後可升少尉。首先是將學員編成班、排、連等單位，按班分配住所，每班住一個帳篷，一共五、六十個帳篷連成一片，四周有刺絲圍牆，大門口有士兵站崗，周圍還有士兵巡邏警衛。

班長均由第 50 師抽調來的現任上尉連長擔任；排長則由該師的現任營長擔任；連長由幾位上校團長擔任。他們既有班、排、連長等職務，又兼職教官。軍官訓練隊隊長，是第 50 師一位副師長。除此之外，還有幾名講解各種武器知識的美軍教官。全體學員學習了包括輕、重機槍、手槍、重迫擊炮、六零小炮、平射炮、榴彈炮、火箭筒、火焰噴射器、槍榴彈、爆破筒、手榴彈等在內各種武器的運作原理、使用方法，還有拆卸、組裝、維護、保養等知識；隨後參加各種武器的實彈射擊。此外，還學習如何使用防毒面具、各兵種如何協同作戰，如進攻敵人陣地時，平射炮、迫擊炮、六零小炮、輕重機槍等如何配合步兵衝鋒；輕、重坦克與步兵如何配合作戰；空軍與步兵如何配合等。另有熱帶叢林戰術、學習防空、防毒以及用噴火

（二十）政治學習班

20.1 政治反思與自責

1951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清理廠礦、交通等企業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在這些企業中開展民主改革的指示」，登載在全國各地各個報刊上。於是，一場比鎮反運動規模更大的「民主改革運動」就在全國開展。「反革命」是解放後的新名詞，這是繼「鎮反運動」後我第二輪聽到，但當時我對這一名詞的深刻含義及巨大威力仍毫無認識。

1951年12月，楊樹浦電廠的軍管會在大門內空地上召開全廠職工大會，宣佈本廠「清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及進行民主改革的運動」正式開始。按照軍管會主任所作報告，凡是參加過國民黨或在國民黨政府黨、政、軍、警等單位工作過的人，都是反革命，要予以處理或判刑；凡是藏有槍支或其他武器，都要立即上交，並宣佈：凡主動交代反動歷史或主動交出武器者，可以從寬處理，否則就要從嚴判刑等。即「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他將全廠職工按車間及部門分為若干個大組，大組之下，又各分若干個小組，並宣佈各組組長的名單，大組長均是軍管會裏的解放軍，小組長均是各車間各班組的共產黨員。他規定全廠職工除共產黨員外，每人均要在小組或大組會上交代歷史，填表及提出證明人，全體職工要互相懷疑、提出疑問或質問等，總之，人人都要交代個人歷史，過這個「交代歷史」的關。並號召職工「檢舉揭發你所知道有反動歷史的一切親友或同事」。大會開了兩個多小時，散會後，只見全廠各處角落均已貼滿了「清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等大幅標語和漫畫。

從此以後，我們除正常生產工作外，下班後還要留在廠內，集中一起開兩到四個小時的小組會或大組會，才准回家。司爐工人在會上挨個交代個人歷史，接受組長審問和其他司爐提問，有時一天可通過一個，有時幾天通過一個。此外，軍管會主任還常常召開全廠職工大會，並在會上當場逮捕一些曾在國民黨政府、軍隊或在本廠「黃色工會」⁵⁵中工作過，並力圖隱瞞這些歷史的職工。

從報紙上看，全國各地及上海市各個工廠企業均是如此，聲勢之大，確實嚇人。當時我首先想到，那把作為戰利品帶回家的日本軍刀，它不是槍支，卻是武器，還放在「上海煙號」的三樓宿舍裏，我怕搜出來後說我私藏武器，於是，我抽空去了一趟宿舍，把那日本軍刀偷偷地藏進二樓樓道拐角處一家包飯作坊的柴堆裏。但是，隨著運動逐步升級和升溫，我又覺得這樣仍是不妥，萬一被燒飯的廚師或其他人發現而拿去報告共產黨，必然會向我追問歷史，這豈不是成了「抗拒從嚴」嗎？反覆思考，不如將這把軍刀在夜深人靜時偷偷擲進黃浦江裏算了。但上海馬路上每天每夜均有解放軍巡邏，我怕發現了反而不好。

就這樣反覆思考著，弄得我心神不寧，茶飯減退。幸而我愛人天天去申新九廠上班，晚上回家後又沉浸在新婚的快樂中，絲毫沒有覺察我焦慮不安的神情。關於在抗日戰爭時期曾參加過國民黨軍隊及有一把日本軍刀之事，我從未對她說過。就這樣地焦慮了十多天，經過反覆思考，為了爭取「坦白從寬」，在1952年1月初，我將這把日本軍刀，送交了楊樹浦電廠的軍管會，接著就是重寫真實歷史和更正進廠時所填的虛假履歷表，並

⁵⁵ 英語「yellow union」，是指與資方妥協或被收買，或是被工賊所控制的工會，常被工人指作假工會。有時亦指資本主義國家中提倡改良主義的工會組織。典故出於1887年的法國蒙索勒明市，一工廠主收買一部分工人成立工會，反對主張罷工的工會。被罷工工人砸碎了這個工會的辦公場所之玻璃窗，資方於是臨時用黃紙裱糊，故稱「黃色工會」。1949年前，中共領導的有政治目的的工會也把純粹經濟目的的工會和有中國國民黨背景的工會稱作黃色工會。另可參考：林輝，〈黃色工會〉，香港獨立媒體網，2010年8月14日，網址：<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7983>。

在小組會上交代，待小組長審定通過。關於交出日本軍刀等事，我均是瞞著愛人和母親私自進行的，目的是不用她們為我擔驚受怕。現在想來，如果先與她們商量，也許我愛人不會讓我交刀和坦白交代，那麼，我可能不會受到處分，沒有此後一生的坎坷。長久的婚後生活，我深深體會到妻子是個女中豪傑，她有膽有識、敢作敢為、拿得起放得下，而自己卻是個貪生怕死、沒有原則、沒有主見的膽小鬼。想來我在 1952 年後的坎坷一生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

小組會通過我的歷史後，我又穩定下來，心想，反正我在國民黨軍中僅是個准尉，而且因不願打內戰，在 1946 年 1 月初開小差逃回家中，這又有甚麼罪呢？一把日本軍刀是戰利品，這又有甚麼罪呢？於是我又恢復心情，正常上班工作，飲食起居照舊，繼續過著快樂的新婚生活。此時，我們的第一個兒子於 1952 年 1 月 23 日出生了，小兒很健壯，活潑可愛，且從不啼哭，人見人愛，引得他大姨（即我愛人的姐姐）也常來我家抱著他與我們一起閒談，或在我家過上一個星期天。這更添了家庭樂趣。我們僱了一位奶媽為孩子餵奶，日子過得很快樂。可是，我萬萬沒有想到，我的「歷史問題」並非就此結束，竟成了我永無了結的終身問題，並殃及了妻子與兒女。

20.2 面對審查，只有愛人支持

就在兒子出生兩個多月，一天早上，將近 8 時，夜班將要結束，我們正等待早班司爐接班時，鍋爐間的高音喇叭響起。我原以為這又是軍管會要廣播一些宣傳稿件，在一陣「全廠職工請注意」的招呼聲後，廣播通知全廠職工，除少數人留在各車間值班維持生產外，早、中、夜三班的工人一律於 8 時半到大門內空地上集合開會，聽取軍管會主任的重要報告。於是，我們這些夜班工人在交班、洗澡、換衣及早餐後，就齊集到空地上去。只見電廠大門已經關閉，中班職工也獲另行通知，提前被接來電廠。

會議主持人向各大組及小組長層層清點人數，確認已全部到會後，軍管會主任宣佈開會，他站在講台上，向大家講述上海市各工廠、企業清理隱藏反革命分子「運動」的進展情況及成果。列舉了某廠經過清理，逮捕了多少名反革命分子，其他廠也逮捕了多少名等事例，然後結合本廠的情況，宣佈將某某某、某某某等十多名反革命分子當場逮捕，押到主席台前示眾。當時這些反革命分子身旁，有人掏出手槍和手銬，從會場各處將他們押解到台前。這些人當然是軍管會佈置在那些反革命分子周圍的共產黨員，或爭取入黨的積極分子，然後軍管會主任又表揚了一些職工，稱他們主動交代歷史問題及交出武器，我也在名單之中。後來又宣佈某某某、某某某等二十多人名單，規定這二十多人應於明天帶上鋪蓋及隨身衣服，到上海電力公司總辦事處集合，集中學習並進一步交代歷史問題，學習期間一律不准回家，但工資照發，個人可指定一名家屬按月按時去總辦事處人事科領取。萬萬沒有想到，我的名字竟也在這二十多名「應集中參加學習和進一步交代歷史問題」的名單之中。我大吃一驚，百思不解。唯一安慰是「工資照發」，不至於影響母親、妻子的生活。當時我身後站著一個共產黨員，即我們小組組長陳克家——他與我同一鍋爐間，遞給我一張書面通知，上面寫著：

「請於明日（四月十二日）上午九時，隨帶衣服被枕前來南京東路一八一號本公司總辦事處三樓人事室，以便參加學習。

上海電力公司人事室啟

（蓋著一個長方形的橫排的公章）⁵⁶

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一日

56 胡註：(1) 公章旁有「借用」兩字，目的說明這是軍管會的命令。這張通知單我迄今保存著，因為它是我生命運的轉折點。（編者按：胡伯伯搬遷多回，現找不到原件。）(2) 遞給我通知書的司爐工人，這陳姓的中共黨員此後官運亨通，步步高陞，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聽聞他已升為四川省渡口市的渡口發電廠廠長。這是國營大廠，按照中共的規定，他的官職大，相當一個省轄市市長。其他的中共黨員大多升了官，只是官職大小不同而已。「入黨則做官」，這是中共數十年來一貫奉行的不成文政策。

散會後，我愁悶地坐上交通車回家。心想，這突如其來的禍事，我怎向愛妻說明呢？她對我婚前經歷毫不知情，只知道我曾是「上海銀號」的二少爺，父親逝世後家道中落，正在「上電」工作、工資優厚等。她哪知道我曾是國民黨軍隊中的准尉，是從軍隊中開小差出來的逃兵呢？我即將要參加「不准回家」的「集中學習」，她會不會因而大吃一驚呢？我反覆思考了一天。傍晚，愛妻下班回家，我假裝平日神態，一家人吃完夜飯，待母親回房睡覺，臥室僅剩兩人時，才開口慢慢地把我的過去與即將參加「學習」的事告訴她。愛妻冷靜而堅強地聽完了，雖覺突然，但她沒有責怪我隱瞞參加國民黨軍隊的經歷，反而為我認真分析。她說學習就學習，你既是在 1946 年 1 月就開小差回了家，一定不會有甚麼事；你安心去學習好了，家事、母親、出生兩個月的兒子，都會照料好的……於是，她連夜為我準備了一些洗換用衣服和鋪蓋卷。

20.3 學習與勞動

第二天一早，即 1952 年 4 月 12 日，我辭別母親與愛妻，於上午 9 時，準時到達總辦事處人事室。當時共有十多名電廠工人先後到達，他們均被各車間指定參加學習。人到齊後，軍管會一名主任做了簡短講話，規定我們學習期間不准回家，學習地點不准告訴家屬等，並叫每人在紙條上寫下家屬姓名與住址以便代領工資。他說，軍管會將通知家屬每月 15 日到總辦事處領取工資，並表示，我們學習的時間不定，且長短不一。總之，幾時將歷史問題搞清，幾時才結束。接著，他讓我們拿起行李，在幾名解放軍「護送」下，走出總辦事處，坐上一輛大轎車，在解放軍「陪同」下，疾馳而去。

汽車走了一個多小時，起先我們還能認出行經之路，但汽車七拐八轉地，使我們迷失了方向；後來，汽車漸漸地駛到上海郊外一些空曠的農田，我們認不出這是何處。後來，汽車在大院子前停下，四周圍著刺絲網。門

口有幾名解放軍站崗，他們看了車上解放軍遞去的紙條，大概是介紹信或路條之類的，就打開大門，讓汽車駛進院內。院內是一大片空地，空地中央有一座大樓房，三層高，汽車在樓房前停下。名為「護送」，實際上是「押送」，他們將我們移交給大樓內的解放軍，就乘車走了。有解放軍帶領我們到住宿處。我住在二樓一間大房間，裏面有二十多張雙層木床，當時也有不少其他學員在那兒整理床位或休息。就這樣，我們「上電」這十多名學員就被拆散了，從此以後不能互相見面與交談，需要遵照解放軍宣佈的紀律。

上午 11 時正，高音喇叭響徹樓道，通知全體「學員」去樓下大禮堂開會，學員紛紛進入大禮堂。這個禮堂很大，足可容納一千多人。學員滿座後，只見主席台上方掛著一條橫幅，寫著「上海市公安局政治學習班開學典禮」幾個大字，一個人上合作自我介紹，稱是解放軍幹部，也是學習班負責人，給我們這上千名學員作報告，歷數了蔣介石及國民黨假抗日、真反共、打內戰等種種罪狀，以此說明，凡是加入過國民黨、三青團，或曾在其中黨、政、軍、警、憲各部門工作過的人，都是有罪，因此舉辦這個學習班。學員的任務就是通過學習與勞動，改造思想，交代問題並認清罪行。並說這種學習班，上海市還有好幾個，這裏僅是其中之一。又說：「共產黨對我們，實行『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政策，學員應該檢舉所知道的一切反革命分子，以將功贖罪，立功受獎」。他再補充：「學期期限不定，幾時交代清楚歷史問題，幾時放你回家；如果抗拒交待，則要易地交代或轉移到監獄交代。」

接著，宣佈學習紀律：一、大隊長由他擔任，是全班總負責人。二、大隊以下，分若干中隊，中隊以下，分若干小隊，小隊以下，分三個小組；中隊長及小隊長，均由公安局幹部擔任，小組長由學員自選。三、小組長及學員必須服從小隊長的絕對領導，小隊之間嚴格隔離，學員如非同隊，不得互相交談；組織室外勞動時，各學員要努力勞動，之間不得私下交頭

接耳，有話只能在小組會上談。四、學員們如缺少衣服被褥等日常用品或要給家裏寫信，應先將信件呈交小隊長審查，然後由學習班代學員寄交家屬；信件上不用寫回信地址，家屬若要給學員送衣物或回信，可送交學員本單位的軍管會，再轉到這裏，經小隊長審查，即可轉交學員。但是，如非必需，不要給家屬寫信，以集中精神交代問題。他講完後，就宣佈散會。於是，我就開始了「解放」以後第一次隔離於社會人群的「學習」生活。

每天上午的「學習」是寫自傳，或挨個交待歷史，又或讀報討論以改造思想等。交代歷史時，小隊長總是百般刁難地提出疑問，有時掏出手槍，將手槍往桌上一拍，瞪著眼珠，兇狠地罵你一頓，並威脅說：「這一次，如你仍不老實交代，老子就斃了你這個王八蛋！」他還要求其他學員積極提出疑問，表示你服從改造的積極態度。總之，沒完沒了的懷疑與質問你，讓你沒完沒了地交待又交待，補充又補充，認罪又認罪。還要交代所有上級、下級、平級以及親友的歷史與住址，如此等等叫做「交代歷史」。讀報與討論時，小隊長會千方百計、翻來覆去地誘導你認識自己的罪惡，如加入過國民黨的黨、政、軍、警，就是罪惡，反對蘇聯就是罪惡，「崇洋媚美」就是罪惡，資產階級分子就是罪惡等。並要求學員積極發言，聯繫實際事例，批判上述種種罪惡。

每天下午的勞動，就在這個四周圍著刺絲網的院子裏。除中間一條煤渣鋪成的汽車路，其他野地均高低不平、坑坑窪窪、野草叢生、坡度很大。刺絲圍網約一人多高，立柱上有瓷質的絕緣子，刺絲上想必通了電，而網外每若干公尺就有一名解放軍來回巡邏。向外遠眺，可看見一片農田，但不見老百姓接近，我們大概是隔離起來了。在這道刺絲圍牆裏，炎炎烈日下，我們用鋤頭清除雜草，然後以鐵鍬、十字鎬，加上扁擔、籬筐和手推車，去平整土地；遇到一些籬筐大的石塊，就把它挖出來，搬到空地上。我們將高處的泥土和碎石裝上手推車，挑起籬筐運到低處去，單這一項，就足足幹了一個月。

後來，一位原先是建築工程師的學員，在另兩名學員的幫助下，土製了水準儀及一些標杆，拉著皮尺，逐步地找平。然後，解放軍帶著一些學員，用汽車從外面運來一個大石滾筒，應有一噸多重，十多名學員用繩索在前面拉著，來回奔跑，讓滾筒滾壓地面。每人都在解放軍監督下，汗流浹背地拼命勞動，以表示自己服從改造。曾有一名學員因勞動不好，又不滿現狀發牢騷，被關在不足兩個平方的小房間裏「禁閉」，反省過錯。其實，司爐工人勞動強度也挺大，但每次「清除爐渣」也不過半個多小時，清完就可以休息，而不像這裏，一勞動就是半天，最多在大樓遮陰處蹲坐，在解放軍看管下，集中休息十多分鐘而已。

20.4 拉大石擰傷了腰，發現自己成了「犯人」

這一個多月的勞動，我鏟過土，鑄過大石塊，運過土，拉過大石滾，學員不分男女，人人如此。學習班約有十多名女學員，她們同樣判為「有歷史問題的人」。每當我拉著石滾子到達刺絲圍牆卻又掉轉頭來往回拉時，總是貪婪地望著圍牆外，那片農田及遠處偶爾走過的行人，深覺自由之可貴，更加思念家人。

有一天，我在拉石滾時擰傷了腰，當場躺在地上，痛得直不起腰。當時，小隊長指派同室兩名學員，扶我起來，架著我回到宿舍，躺倒床位上。我一連在床上躺了三、四天，翻身也痛，根本下不了床。小隊長看我痛得厲害，就送我外出就醫。這樣，我才能一睹外面的世界。小隊長叫來兩輛人力車，拉進院內，停在樓前。兩名學員架我下樓，扶我上車，他坐上另一輛人力車。到門口交了路條後，人力車拉出大門。路程約一個多小時，到達上海市提籃橋公安局所屬，設於底層的一個醫務所。小隊長拿出介紹信，遞給醫務所裏一名中年醫生。我趁機往介紹信看去，只見上面赫然寫著：「今介紹犯人胡為仁前來看病……」我這才恍然大悟，原來我們這些「學員」的真實身分是「犯人」！這使我深感意外。

老兵抗日

我是

書名：我是抗日老兵——從緬北戰場到戰後新中國的回憶
作者：胡為仁
校對及審核：袁梅芳、詹益光、林雪微、廖蘭桂、呂牧叟、林曉君
編輯：黃斯淳
封面繪製：劉燦均
設計：4res
照片提供：《國家記憶 (1)、(2)：美國國家檔案館收藏中緬印戰場影像》(章東磐等編) 及晏歡
出版：紅出版 (青森文化)
地址：香港灣仔道133號卓凌中心11樓
出版計劃查詢電話：(852) 2540 7517
電郵：editor@red-publish.com
網址：http://www.red-publish.com

香港總經銷：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台灣總經銷：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880號14樓
(886) 2-8227-5988
http://www.namode.com

出版日期：2018年2月
圖書分類：中國歷史/ 傳記
I S B N：978-988-8490-45-5
定價：港幣108元正/ 新台幣430圓正



一個平凡老兵的不平凡人生

在戰爭前線看到的景象，是怎樣的呢？
前抗日老兵，眼中的戰後新中國，又是怎樣一番景色？

作者胡為仁，生於上海大富大貴家庭。日軍佔領上海租界時，年輕的他毅然拋棄優渥的生活，先到江西，再到緬甸，一腔熱血地參與了日後歷史書少有著墨的緬北反攻戰役。在異國的叢林戰中，他親歷了跟國內不一樣的抗日場景。

戰後，他不肯打內戰，做了逃兵回到上海，但家道中落，只好勤奮謀生。內戰結束，政權交替，他滿心以為可以過和平的日子，誰料國軍身分使他遭遇比打仗更難受、充滿屈辱的無數打壓。但他依然抬頭挺胸宣言：我不後悔參軍！

今日的他，因著大半生的磨難和受批鬥時留下的傷患，執意提筆記下近百載的往事回憶。歷二十多年，這本自傳終於誕生，胡老戰士以真誠的文字，縷述不凡又富代表性的一生，從民國抗戰到新中國成立至今，都找到他的身影悠悠走過，既遠且近，讀來如好友聊天，格外親切動人，捧讀此書時，寄望讀者也會認同：「這個老兵不平凡！」

「胡先生的回憶錄，通過他的親身經歷，將中國一個多世紀的社會歷程和許多社會問題折射了出來，字裏行間流露出一個普通中國人憂國憂民的心聲，能給國人以啟迪、思考、反省而推動國家的發展進步，這正是出版此回憶錄的意義所在。」

中國雲南前騰衝文物管理所所長
二戰中印緬戰場獨立研究學者
李正

「胡先生這本書內具體細微的描寫，點點滴滴揭露人的有限與渺小、可嘆與可笑。但更重要的，卻也同時見證了人終究還是擁有某種程度的自由與選擇。」

台灣東吳大學歷史系教授
林慈淑

「這個自傳提及的細節，值得再三玩味；閱讀這本自傳的方法，不是分析、綜合、評鑑，而是神入與體會……如果你不是一個嚴肅的歷史人，也不妨以聽故事的平常心，與胡伯伯一同經歷，一同呼吸。」

香港教育大學客座講師
雷武鐸

ISBN 978-988-8490-45-5



9 789888 490455 >



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

紅出版文化平台

加入我們：www.red-publish.com

ModE.

上架建議：中國歷史／傳記

定價：港幣 108 元正／新台幣 430 圓正